

在女儿成长期间,我常常给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她写信。

朋友惊诧地问道:“噢,母女朝夕相对,有什么话,当面说,不是直截了当吗?干嘛还要劳神费事地写信呢?”

朋友认为我多此一举,然而,我却觉得,文字里蕴藏着一种口语所没有的韵味和趣味,能够很好地牵动人心,也可以为孩子的成长岁月留下美丽的痕迹。

在写给女儿的信里,有爱,也有期许;有赞美,也有批评。发现她怠惰于学业时,我在信中写道:“女儿,你曾否注意到,后院曾经结果累累的酸柑树奄奄一息了?你知道原因吗?那是因为我疏于照顾。我忘了施肥,我懒于杀虫,我没有铲除野草。现在,它结出的果实,不但稀稀落落的,而且,干干瘪瘪的。昨天,我连续切了好几颗,每一颗的汁液都极少,根本做不成你所爱喝的酸柑冰。女儿,课业,其实就好像是酸柑树一样,它是需要照顾的。你不能让它自生自灭。你这个学段成绩退步了,你有好好分析原因吗?一棵酸柑树如果全然枯萎了,就算你要救它,也无从救起了,病从浅中医啊!我愿意给你提供一切的帮助。请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等着听。爱你的妈妈。”

我发现,写这样的一封信,比我双眉紧蹙地在孩子耳边絮聒不休或是柳眉倒竖地拍桌大骂有效得多了。有悟性的孩子,咀嚼信里的字字句句,感受到温暖、关怀与支持,当然知道“回头是岸”的重要性了。

在发现她与好友闹翻而情绪低落时,我在短函里如此写道:“女儿,朋友是人生的支柱之一,可是,请不要对着泼洒一地的牛奶哭泣。你一向是个美丽的哈密瓜,现在却成了一个使我忧心的大苦瓜。孩子,记得我,

的臂膀,永远为你张开,等着拥抱你。支持你的妈妈!”

在外面感情受伤的孩子,最怕的是孤独无依。当她感受到爱的辐射力量,便也找到了拭干眼泪的无形手帕了。

孩子有好的表现,我绝不吝于赞美:“女儿,这一周,你总共读了三本课外书,好棒啊!你爱写作,而文学素养就源于大量的阅读,文字是会养文字的。书籍,是心灵的美容剂、精神的维他命,你爱阅读,可说已经找到终身快乐的钥匙了。为你鼓掌的妈妈。”

这些家书,不是写在“烽火连天”的时期,当然值不了千金;然而,在孩子眼中,它们却是无价之宝。

最妙的是,书信沟通渐渐形成了一种双向交流,女儿也常常给我写字条。

性子慧黠的她,把字条藏在我的枕头下、冰箱里、碗柜中、信箱内。字条写得很短,却常常出其不意地带给我惊喜;偶尔,也醍醐灌顶地给予我警惕。

惊喜者如:“我对您的爱太多太多了,一时用不完,放一些在冰箱里冻着,可以保鲜呢!”

警惕者如:“妈妈,昨天您在客人面前批评了我,您知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再说,这样做,也于事无补啊!以后,如果我做错了事,请直接点醒我,好吗?”

16岁那年,她送了我一面镶嵌在古朴木框里的镜子,以清丽如水的字迹在木框上工工整整地写道:“妈妈,每当您揽镜自照时,便会看到一个在我心目中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人。这个人,我对她倾注了所有爱。亲爱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这些爱的信件与字条,是芳香剂、润滑剂、粘合剂,让我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心连心。



“胡”说,借用的是胡适之的故事。说胡适之讲课,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然后讲他自己的见解,黑板上又写上“胡说”,引得哄堂大笑。而我这里说的“胡”,是胡中行老师。

2012年,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是介绍静安诗词社的,诗词社的主持人是胡中行老师。读罢,产生了去诗词社看看的念头。想去看看,是因为我比猫画虎地学写古诗词有些年份了,但始终是见肘落怯,不得要领。胡老师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如能得到指点,幸莫大焉。

天遂人愿,我成了静安诗词社的一员。胡老师对诗词格律的要求是严苛的,这从诗词社的《入社守则十五韵》中可见一斑。当然,严格的要求,也能激发学员们的意气,在格律与字词的推敲之际获

每周一次,我会从上海打电话给远在美国圣荷西的母亲。电话接通后,我总不确定她是否知道我是谁,除非她问“最近有什么得意的事”,这是我们近年来典型的开场白,母女间的通关密语。

母亲爱听我谈得意事,以我为傲,而我,最看重的也是母亲的认可,因为我两岁时就没了父亲。辛苦养家,太年轻就失去伴侣的母亲,冀望从子女的成就上得到慰藉,跟亲友炫耀,我也乐于满足母亲这种小小的虚荣心,只要做得到。

而今,母亲确诊老年失智症七年了,病程的进展缓慢,但也进入中重症期了。她不用烦恼现实世界的事,慢慢地,把疾病的本身也忘了,每天就像个小孩,饿了就吃,想睡就睡。脑里畅通的路线就是那么几条,亮着灯一路通行,有的地区如圣诞树上的灯饰一闪一闪,时通时不通,有些地区就像少有人行的郊区小路,一片漆黑。她每天绕行在少数可以通行的路上,完全不知道几分钟前才经过。记忆无法

1909年10月4日,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走向了终点。这年他73岁。虽然病人膏肓,但张之洞头脑非常清醒,意识也依然清楚。这只要看看他在生命即将结束这天留下的“遗言”便可明了。“遗言”首先是他给朝廷上了份奏折,他在奏折中自

张之洞的“遗言”

陆其国
做,做得如何,大家都看在眼里,如做不到这些,相信张之洞也没胆在遗折中如此陈言。事实上张之洞在许多同僚贪污受贿、敛钱敛财,一派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确实做到了洁身自好。《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也记载,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并不是张之洞没机会

敛钱敛财。只要想想他办洋务那些年,整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修码头、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造轮船,以及办各类学校等,在此过程中,他要和多少机构、多少人商议、洽谈关于贷款还款、聘请人员、落实分配等事项,位高权重的张之洞只要愿意,随便动个歪脑筋,就会捞个盆满钵满。但他没这样做,也不屑做。所以他有底气在奏折上说出“尤愿我皇上登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前

强大的内心

曲曲
的时候,是有些心虚的,我知道,我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幸好,通过我的言语,他强大起来了。我跟着也似乎有了些变化。

老师指出,奔,用在奔跑的时候读平声,而这里读仄声。啊,得了一次教训。还比如,我曾写过一句“初识当时新宴尔”,宴尔的意思就是燕尔,胡老师就问:为什么不用燕尔呢?我当然是为卖弄,胡老师这一问,我马上想起有人故意把工人的“工”字中的一竖弯两弯而受到批评的事,觉得为了卖弄而让人产生阅读障碍,实在是弄巧成拙。

还有一次,写了一首《好事近》,前四句是:红杏映春池,好景却无人约。已是晚来烟色,正乱风轻掠。胡老师见了,建议我把红杏改成青杏。他这一说,我茅塞顿开,“红杏”二字,如今有了歧义,再接着后面的一句,更容易被误读。胡老师的建议,不光是一字之改,还蕴涵着社会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的洞见。再

通关密语

章缘

取用,无法增添,甚至无法不被毁坏和变易。

我们在电话里的谈话,沿着一条走熟的路,不能说复杂的事,也没法说新奇的事。我的话里无可避免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障碍物、陌生的概念和词汇,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更固守她的开场白了:最近有什么得意的事?

生活里哪能常有得意的事?有时甚至是困顿和病厄。但是母亲爱听也听得懂的,就是得意的事。即使真有得意的事,我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巨细靡遗重现场景,卖关子吊胃口,最后来个奇峰逆转柳暗花明。这些过去会逗她开心的叙事伎俩,现在显得太复杂难以理解。我逐渐失去了述说的热情。

生命的一切,包括情感,都靠记忆留存

的话。

以上只是张之洞“遗言”的一半,是说给朝廷听的;另一半“遗言”则是他留给几个儿子的。也许写奏折时过于激动和费思耗神,张之洞不久开始大出汗,汗稍止,他又想起要和几个儿子交代一些事。

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当时张之洞便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告诫他们“勿负国恩,忽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他怕儿子们不上心,还要他们把他刚才说的话复述一遍。眼看着老父亲边喘息边叮嘱“遗言”,几个儿子也不由得一边哽咽,一边答应遵命行事。这时倒是张之洞开始安慰起儿子们,说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痛苦。而因为有另一份档案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当时张之洞幕府重要成员之一张曾畴也在现场,并作了记录,他对当时的情景叙述更详:张之洞对站在床前的几个儿子说:“我病知不能好矣。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多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至此,张之洞生命最后一天的“遗言”终于画上句号。不一会,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人物溘然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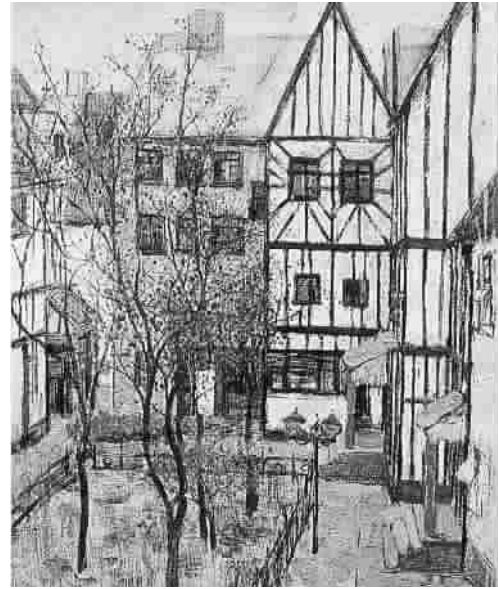
和延展;一个没有过去也无法想象未来的人,每一刻光阴的流逝,都在当下流向黑暗无光的所在,再也不复得见。“积累”这个词失去了意义,时间是什么概念?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虚妄?

去年夏天去探望母亲,她见了我脸上淡淡的,没有以前必有的大拥抱。我打开皮箱,拿出礼物,兴奋地说这说那,母亲的回答显得拘谨而生分。后来她悄悄问保姆:“这个女人是谁?”

母亲不认得我了。我最惧怕的一天终于来到。

每一日,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每一日,母亲又离开现实一点,离开我一点。我突然醒悟,这每一日中的某一日,母亲会忘记我们谈话的通关密语,不再好奇我有什么得意的事。

慢,且慢,母亲。当您还能问我的得意事,还能以我为荣时,我要继续述说,继续以密语通关,直到密语无效,关口消失,黑夜完全笼罩记忆的地平线,直到那一天来到。



房前 (油画) 程俊杰

声誉日隆的上海“思南读书会”,前不久评出一位2014年度荣誉读者——许树建。得讯,我为之喜为之荣,因为他是我的老友。老许和我虽不同单位,却曾在同一幢楼上班多年,彼此投契。他高中毕业正逢上山下乡潮,去了吉林插队,未能圆大学梦,每每谈及他总羡慕我这个老大学生,这倒并非虚荣,他真的好学。

去岁金秋一个周六下午,我途经思南路,想起住近旁的老许就拨通

他手机,那头轻告正在听讲座,诚邀我到读书会碰头。场内座无虚席,我眼搜不及便退至门外。遽然背闻“老吴”,回首见许在门口招手相迎。工作人员讲:原来是寻老许,怎不早讲?我笑对许道:依名气响啊!随即我俩进场听完那期《历史的作家》讲座。

后来,有关老许的信息我多是从微信圈中获知的。“这里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我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动不动地听完。”“我被文学的美和活力震撼了。”“为了更好地听讲,我常抽空做一些准备,讲座结束了,我也会忙着补课……”

读书会共办了50期,许参加了33期(前6期他尚不知此活动),还聆听了上海文学周7次讲座。老许虽已退休,但决不闲辈,上有老下有孙,都需照料。他还有着旅游、摄影、音乐等广泛爱好,然而他说:这“大学”文学课程,最令人享受,也最让人受益!

前一阵,一众老同学为纪念吉林插队45周年午聚,正巧周六,老许特地说明情况提早在餐前安排合影,俟一点半即骑车赶往读书会,得到大家理解和赞许。在他影响下,许夫人和众亲友读书兴趣日增,一些“麻(玩麻将)友”亦成“书友”。

李总理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愿意把“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思南读书会率先办了件好事,评选荣誉读者更是创新之举。衷心祝愿树建兄“大学”梦圆!

诗书漫读老
年乐, 请看明日
本栏。

十日谈

学诗者说